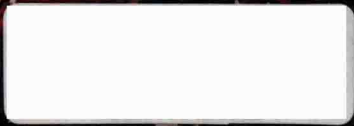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明

(又译名: 发光体)  
THE LUMINARIES

下

〔新西三〕埃莉诺·卡顿 著 马爱农 于晓红 译  
Eleanor Catton



# 明

(又译名: 发光体)  
THE LUMINARIES

下

〔新西兰〕埃莉诺·卡顿 著 马爱农 于晓红 译  
Eleanor Catto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 / (新西兰) 埃莉诺·卡顿 (Eleanor Catton) 著; 马爱农, 于晓红译.  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8.1  
书名原文: The Luminaries  
ISBN 978-7-5447-6306-6

I. ①明… II. ①埃… ②马… ③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新西兰 - 现代  
IV. ①I6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4434 号

Copyright © 2013 by Eleanor Catton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6-463 号

明〔新西兰〕埃莉诺·卡顿 / 著 马爱农 于晓红 / 译

责任编辑 陆元昶  
特约编辑 肖飞燕 刘文硕 王 锦  
装帧设计 **metiv** 灵动视线 李 莹  
校 对 肖飞燕 王兰英  
责任印制 贺 伟

原文出版 Granta Books, 2013  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 
邮 箱 yilin@yilin.com  
网 址 www.yilin.com  
市场热线 010-85376701  
排 版 **metiv** 灵动视线  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 
开 本 960 毫米 × 640 毫米 1/16  
印 张 53  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306-6  
定 价 76.0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10-85376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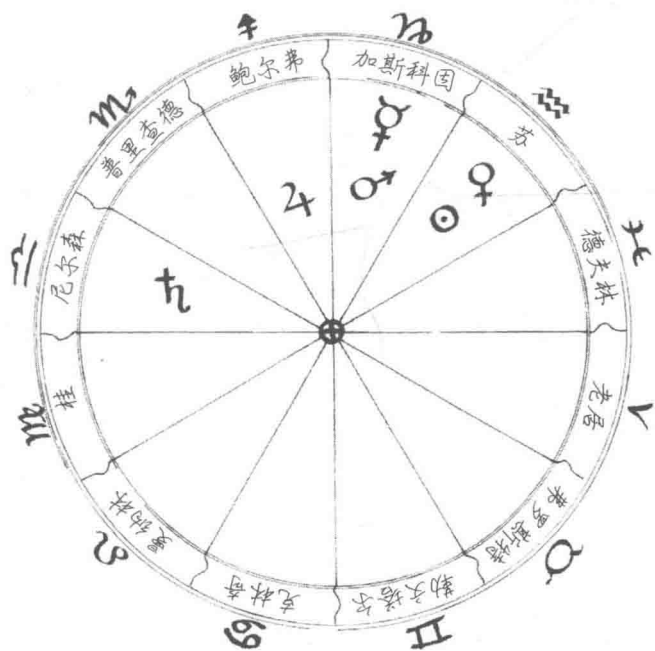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第一章 球中球	1
第二章 占 卜	353
第三章 自我毁灭宫	513
第四章 四 月	619
第五章 重量与钱财	715
第六章 寡妇与黑衣	755
第七章 守护宫	781
第八章 极光的真相	797
第九章 变动宫土象	807
第十章 演替事宜	813
第十一章 猎户座落于天蝎座升起时	821
第十二章 残月在新月的怀抱里	827

## 第二章 占 卜

1866年2月18日

南纬42° 43'0"/东经170° 58'0"





## 黄道

我们的忠诚已经转移，如我们的面容所昭示。

自从沃尔特·穆迪首次踏上沙滩，皇冠旅馆会议秘密召开，以及三桅帆船“一帆风顺号”加入浅滩沉船的行列之后，已经过去三个星期。现在，十二个男人每次互致问候，心中均怀有灵犀——正如一个石匠在日光下遇见其行会成员时，会向对方投去严肃而意味深长的目光。迪克·曼纳林在卡尼里的大路上冲着考埃尔·德夫林点头；哈拉尔德·尼尔森两次对托马斯·鲍尔弗脱帽致礼；查理·弗罗斯特与约瑟夫·普里查德在六便士酒吧排队吃早餐时，互致早安问候。对于新生的友谊，心照不宣的秘密总会产生加强的效果，大家会将怀疑的矛头指向圈外人：我们观察到，皇冠会议的男人们团结一致，与其说是因为共同的信念，不如说是因为共同的疑虑——这主要是针对圈外人的。在他们五花八门的分析中，谈到阿利斯泰尔·劳德柏科、乔治·谢泼德、莉迪娅·韦尔斯、弗朗西斯·卡弗、安娜·韦瑟雷尔，以及埃默里·斯坦斯，参加了皇冠旅馆会议的男人们话里的提示性越来越明显，虽说事实上没有任何确证，没有人被提审，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再曝光。他们的信念更趋于幻想化，假设变得更不切实际，咨询变得更不贴题。未经证实的怀疑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往往变得执拗、荒谬，成为情绪波动的牺牲品——沾染了普通迷信的所有

特性——参加了皇冠旅馆会议的男人们被忠诚的纽带连接在一起，毕竟，在时间和运动的闪亮丝线内，他们如同所有的人一样，没有抵御影响的免疫力。

因为行星已经改变了在旋转星图中的位置。太阳已经沿着它在黄道路径的倾斜滚轮前进了十二分之一，随着这种运动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，一个崭新的总体视角。随着太阳进入摩羯座，我们沉吟着、精算着，保持着我们的高远距离。当我们注视人类时，我们寻求修复他：我们为他的失败感到悲哀，衡量着他的天赋。我们无法想象他会是什么状况，他是否受到诱惑而背叛了本性——或者，更糟糕的是，他无须诱惑就主动地背叛了自己。但绝对的真相是不存在的，只有相对的真相，而天际的相对关系是由运动中的轮圈、倾斜轴和转动刻度盘组成的；它是一种发条编排，每分钟都在改变，绝不重复，永不静止。我们不再受庇于与世隔绝的往事回忆中。透过自己信念的幻象，我们现在向外观望：以希望完善这个世界的眼光看世界，想象自己住在里面。



## 白羊座在第三宫

泰老·老居寻找工作；勒文塔尔的建议被拒绝。

到了焊缝街的报社办公室，泰老·老居发现房门被帽架撑开着，里面传出口哨声。老居没有敲门就进了屋，穿过作坊进入后面的工作室，报纸编辑本杰明·勒文塔尔正坐在他的工作台旁，为星期一的《西海岸时报》排设版面。

勒文塔尔左手握着一方约为学童直尺大小的不锈钢排字盘，他用右手选择微小的字块，麻利地将它们拼在一起，刻字面朝外，沿排字盘的边缘摆放——这项任务不仅需要他能从右往左阅读，而且要会看反着的字，因为小样文字既是反着的又是逆向的。一行文字被摆设好之后，他就将它们置入印版中，这是一个比大张报纸稍大一点的扁平不锈钢活版托盘；他在每一行字的下面塞入一条条细铅条，形成每行字之间的空隙，偶尔使用凸起的黄铜直尺，印刷出来便是字下面的实线。当最后一行字置入印版后，在活版托盘的四周插入版楔，再用一把木槌敲击它们，确保每个字块紧贴在一起；然后他用一块二英寸宽四英寸长的平板拍平印版表面，保证每个字块高度相同。最后，他将手压辊在墨盘中蘸上油墨，将整个印版滚上一层乌亮的薄膜——操作迅速，使油墨来不及变干——然后将一张颤巍巍的新闻纸平铺在上面。勒文塔尔总是手工印制他的首

样，以便能在将印版交付印刷之前检查是否有错误——他极少出现疏漏和错误，因为他生性是个追求完美的人。

他非常热情地与老居打招呼。“我相信自从‘一帆风顺号’搁浅的那夜起，我就没再见过你，老居先生。”他说，“果真如此吗？”

“是，”老居说，一副漠然的神态，“我一直在北面。”他将目光投向对方的工作台：活字盒、油墨罐、碱液罐、刷子、镊子、木槌，各式各样的铅模块和铜模块，一碗有斑点的苹果，还有一把削皮刀。

“刚回来，是吧？”

“今天早上。”

“嗯，好，我相信我能猜出你为什么要回来。”

老居皱起眉头，“你怎么能猜出来？”

“怎么——因为寡妇的通灵会呗！我猜中了吗？”

老居一时间什么都没说，但依然皱着眉头。然后，他带着疑惑的口气问：“什么是通灵会？”

勒文塔尔呵呵一笑，放下手里的排字盘，穿过房间，从盥洗台旁边拿起一份折叠好的星期六的报纸。“这儿。”他说，将报纸翻到第二版，用染着墨渍的手指点着一则广告，然后将报纸递给老居。“你应该一起去。通灵会去不了——那个你需要特殊的门票——只是去参加场前聚会。”

这则广告占用了两栏多的版面。选用了十八磅的粗体字——那本是勒文塔尔专门为刊头和重磅头条保留的字号——四周为宽粗的黑边。游人好运楼将于当晚首次对外开放，楼主及经营人是达尼丁市前居民、克罗斯比的遗孀莉迪娅·韦尔斯夫人。为了纪念这一盛事，赫赫有名的通灵人韦尔斯夫人将屈尊举办霍基蒂卡的首场通灵会。这场通灵会仅限于精英观众，遵照“先来先得”的原则售票。正式开场前的晚上将举办“预测酒会”，向眼睛雪亮的公众开放——鼓励大家共同以解放思想的心态参加。

最后这项训谕恐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因为正如报纸上所说，这次通灵会的目的是通过韦尔斯夫人这个格外敏感的载体，探测灵魂的某

种震颤，并对其进行研究，以打开这个时空境界与另一个时空境界之间的通道，从而建立与过世者的某种联络。韦尔斯夫人做出她的选择时，面对数目庞大的过世者人选，既过分挑剔，又过于自信：她计划召唤埃默里·斯坦斯先生的阴魂，斯坦斯先生至今没有返回霍基蒂卡，他的肉身，在缺席了五个星期之后，依然未被发现。

寡妇还没有明说她打算问斯坦斯先生的阴魂一些什么问题，但人们普遍认为，她肯定会问他是如何死亡的。任何一个值得尊重的通灵人都会告诉你，一个被谋杀的冤魂比一个平安离世的人的灵魂更令人津津乐道——莉迪娅·韦尔斯夫人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通灵人，这个自不必说。

“什么是通灵会？”老居再次问。

“是一个愚蠢透顶的把戏。”勒文塔尔兴致勃勃地说，“莉迪娅·韦尔斯向整个霍基蒂卡宣布，她要与埃默里·斯坦斯的灵魂交流，一大半的霍基蒂卡人竟然相信了她的话。通灵会本身只是一种表演。韦尔斯夫人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——仿佛是歇斯底里，或者癫痫发作——然后她会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几句话，或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窗帘晃动，或给一个男孩一分钱让他爬上烟囱，冲着管道向下喊话。都是廉价的把戏表演。当然，每个人回家的时候都相信自己与幽灵有了接触。你刚才说你去过哪里？”

“亮水河，”老居说，“格雷茅斯。”他依然冲着报纸皱眉头。

“我猜，那里没有关于斯坦斯先生的消息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里也没有。说来遗憾，我们都快失去希望了。但也许今天晚上会得到一些线索。使我们产生怀疑的真正原因，你看，就是韦尔斯夫人一口咬定斯坦斯先生已经死了。既然她知道这点，那么她还知道些什么呢，她是如何知道的呢？啊，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里，众说纷纭，谣言四起，老居先生。说什么我也不会错过这场聚会。多么希望我手头能够有一张入场券啊。”

因为寡妇决定将通灵会的参加者限制在七个人——七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数字，听上去充满黑暗的神秘韵味——早上大约九点差一刻，勒文塔尔来到游人好运楼，极为遗憾地发现七个位置均已售罄。（在皇冠会议的男人中，只有查理·弗罗斯特和哈拉尔德·尼尔森成功地争取到了入场券。）勒文塔尔和另外几十个失望的人一起，只能满足于出席“预测酒会”这个前期聚会，不得不在通灵会正式开始之前离开现场。他企图花双倍的价钱从七位幸运者之一的手中买票，但无济于事。弗罗斯特和尼尔森均断然拒绝他的提议，事后，弗罗斯特提议，勒文塔尔或许愿意协助他事先制定一套侦查策略。

“门口要收取三个先令的门票。”勒文塔尔明确地说，生怕老居不识字，并隐瞒自己是个文盲。

“三个先令？”老居说，抬头望了望。这么一大笔钱，就为了一个晚上的娱乐。“为什么呢？”

勒文塔尔耸了耸肩，“她知道她能随心所欲地漫天要价，这就是她的做派。如果你喝酒喝得快，喝掉的白兰地或许能把本捞回来：她实行无底杯的做法，不按杯计价。可你说得对——这是强盗行为。当然，每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按捺不住想跟安娜说话的。安娜才是真正的卖点——真正的吸引力！你要知道，她在这三个星期内，就几乎没有在游人楼大门外露过脸。天知道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

“我希望在你的报纸上刊登一条广告。”老居说。他将报纸扔在办公桌上，动作颇为粗鲁，报纸滑到了勒文塔尔的印版上。

“没问题。”勒文塔尔说，心中隐隐不快。他伸手拿起铅笔。“你把广告词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‘毛利向导，经验丰富，英语流畅，当地知识渊博，为测量师、淘金汉、探险家等提供服务。保证成功，保证安全。’”

“测量师、淘金汉、探险家，”勒文塔尔一边重复一边记录，“成功与安全。是的，非常好。然后，我写下你的名字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还需要一个地址。你会在镇上住一阵子吗？”

老居犹豫了。他打算当晚返回绿玉神舟谷，在克罗斯比·韦尔斯废弃的小屋内过夜。然而，他不想把这个事实向勒文塔尔披露，因为勒文塔尔与埃德加·克林奇是密友，而这个居所从法律上讲是属于克林奇的。

自从三个星期前的皇冠旅馆会议之后，埃德加·克林奇就一直是老居沉思时频繁出现的人，尽管毛利人与帕克哈<sup>①</sup>之间的各种交易都发生在十年之前，但泰老·老居依然将绿玉神舟谷看成是他自己的，每当西海岸的任何土地被买来谋利，而不是加以运用时，他就会变得非常愤怒。据老居所知，克林奇在购买房地产之前，根本没有在绿玉神舟谷度过任何时光；买卖成交之后，也没有费心到目前法律上已经属于他的土地边缘走一走。克林奇购买土地的意义何在？他打算在那里定居吗？打算在那里耕耘土地吗？还是在那里砍伐原始森林？在河上筑坝？打矿井，也许，开金矿？当然，他除了将克罗斯比·韦尔斯小屋里能够变卖的东西掏光之外，根本没有再碰过它——即便是上述买卖，也是请他人代理的。这纯粹是空心红利，无需技术，无需感情，也无需耐心工作的时间投入：这样的红利只会被浪费，因为它来自浪费，其下场必然是浪费。老居无法尊重一个将土地仅仅看作某种货币的人。土地不能铸造出来！土地只能用于生活，受人们的爱戴。

在这方面，泰老·老居绝不是表里不一。他游遍西海岸的每一寸土地，无论是徒步跋涉，还是借助马车、马背，还有轻舟。他将整个西海岸的全貌都装在心里，如同一幅丰富的绘画地图：在遥远的北方，在亚麻秆大筏子<sup>②</sup>和先人教导<sup>③</sup>，那里的苔藓肥厚而湿润，那里的植物叶片光亮如蜡，

---

① 帕克哈 (Pakeha, 毛利语) 是当地人对本地白人的称呼。

② 亚麻秆大筏子 (Mokihinui, 毛利语) 是新西兰南岛西海岸北部亚麻秆大筏子河口的一个小镇。

③ 先人教导 (Karamea, 毛利语) 是新西兰南岛西海岸最北的居民点。

那里的灌木丛纠结在一起发出泥土的气味儿，那里的手掌棕榈树<sup>①</sup>叶子从树干上脱落下来，如同庞大而沉重的鲸鱼尾鳍一般躺卧在地上；向南方走，齐心协力<sup>②</sup>的青铜色树漆，普纳凯基<sup>③</sup>的千层岩，如皱褶的煎饼堆成的宝塔一般，霍基蒂卡北部的沼泽平川，总是笼罩在似雨非雨的迷雾中；接着是群山怀抱的湖泊；继续向南是沉默的峡谷，绿茵茂密；然后是蜿蜒的冰川，蓝色与灰色纹理交织的脉络；再向南是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蜂窝般的群峰；然后，终于来到最南端的匕首鞋<sup>④</sup>和热爱劳动<sup>⑤</sup>——宽阔的卵石海滩上散落着大树的朽树干，海浪永不停息地拍打着海岸，狂风无休止地咆哮。过了匕首鞋之后，海岸线变得陡峭而不可逾越。再向南，老居知道那里是南部峡湾的深水航道，这里日落时，太阳会突然落入陡峭的山后，使海水变成银子发乌时的那种熏黑色，阴影如同油腻的池塘。老居从来没有见过鸚鵡哀歌峡湾<sup>⑥</sup>，但听人说过它，他同样爱着它，因为它是西海岸的一部分。

如此的一整条海岸带啊——其心脏之所在，就是绿玉神舟河，宝库，毛利人的圣地，历史最悠久的疆域<sup>⑦</sup>！如果说绿玉神舟谷是老居的赤道，将西海岸的土地分成两半，那么大致位于群山与海洋之间的克罗斯比小

---

① 手掌棕榈树 (Nikau, 毛利语) 是新西兰特有的地区性棕榈树，树高最多十五米，其红色果实是当地咯噜噜 (野鸽子) 喜欢吃的食物。

② 齐心协力 (Taramakau, 毛利语) 是位于霍基蒂卡东北部齐心协力河一带地区。

③ 普纳凯基 (Punakaiki, 毛利语) 是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子，以千层石岩地貌著称，在涨潮时分海水通过大量垂直的喷水孔喷发。毛利语的意思是泉水堆岩。

④ 匕首鞋 (Okahu, 毛利语) 是西海岸一带最南端的海湾，又名杰克逊海湾，北朝塔斯曼海，背靠南阿尔卑斯山脉，南方是险峻的峡湾地带。

⑤ 热爱劳动 (Mahitahi, 毛利语) 是西海岸西南部热爱劳动河流域。

⑥ 鸚鵡哀歌峡湾 (Piopiotahi, 毛利语) 又名米尔福德峡湾 (Milford Sound)，根据特有新西兰鸚鵡得名，可惜这种鸟今天已经灭绝，这里的峡湾险峻、绚丽，堪称自然景观之奇迹。

⑦ 原文为毛利语。

屋就是他的子午线。然而，老居不能宣称这土地是属于他的；他的家庭<sup>①</sup>不能宣称这是属于他们的，他的部落不能宣称这是属于他们的。早在克罗斯比·韦尔斯的尸体被安葬之前，绿玉神舟谷这上百亩起伏的大地就被一个利欲熏心的帕克哈购买了，此人曾以他的荣誉发誓，他是诚实地获得这片土地的，没有违反任何规则，他说，他敢肯定没有破坏任何法律。

“一家旅馆？”勒文塔尔说，“或一个小客栈？只要一个名字就成。”

“我没有地址。”老居说。

“嗯，这样吧，”勒文塔尔说，想法子帮助他，“我就写‘查询由焊缝街的编辑转交’。怎么样？你可以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来找我，看是否有人询问过。”

“那好。”老居说。

勒文塔尔等着对方表示感激，但老居什么都没说。“很好。”在一阵停顿后，勒文塔尔声音冷漠地说，“六便士，登一个星期。十便士两个星期，一先令六便士一个月。当然是要预付的。”

“一个星期。”老居说，把他钱包里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抖进手心。一小堆零散的小钱，形象地说明他需要工作。自从皇冠会议那天晚上起，他唯一的收入就是一枚银先令，还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一次搏力游戏中赢来的。付完了勒文塔尔的广告费，他就所剩无几，连第二天吃饭的钱都不够了。

勒文塔尔看着老居数便士，看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用更和气一些的声音说：“我说，老居先生，如果你手头缺钱，也许愿意走下沙嘴去。吉布森码头正在招劳力呢。你可能还没有听见——一小时前响起的铃声。‘一帆风顺号’终于要被打捞出水了，你看，他们需要人手清理货物。”

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，这条三桅帆船已被两条大拖船拖到较浅的水域。在浅水区，船体被拖到滚轮上，与岸齐平。早上退潮时，船终于被一组格士德大马和绞车拖出了海浪冲击区。它现在停靠在干沙嘴上——

---

<sup>①</sup> 家庭 (hapu, 毛利语)。

沉船被毁坏得如此严重，与其说像是一头躺在沙滩上的水怪，不如说更像是一头从天而降的妖兽。勒文塔尔早上绕道路过沙嘴；他觉得这条船是从高处掉下，被摔散在那里的。三根桅杆全部在根部断掉，没有船帆与索具的船身几乎像是被剃净的光头。在继续上路前，勒文塔尔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。一旦船上的货物被搬下来，配件被拆除，船身就将被化整为零地一件件卖掉，用于回收利用和零件修复。

“既然说起这事儿，我告诉你，”勒文塔尔继续说，“在货物被清理期间，如果我们中间有个人在现场，可能会对我们大有好处。我的意思是，关于汤姆的货运板条箱——不管穆迪先生认为他在船舱下面看见的东西是什么。你可以充当我们的耳目，老居先生。你有完全站得住脚的借口，如果你缺钱，就需要诚实的工作。没有人会质问你任何前因后果。”

但老居摇了摇头。他已经暗自发誓，永远不再跟弗朗西斯·卡弗打交道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。“我不干杂活。”他说，将六枚一便士硬币放在台面上。

“去吧，去‘一帆风顺号’那里看看吧。”勒文塔尔坚持道，“没有人会问你任何问题。你有完全站得住脚的借口。”

但老居不喜欢采纳别人的建议，无论是多么好的意图。“我要等测量的工作。”他说。

“你可能会等很久的。”

老居耸了耸肩，“可能吧。”

勒文塔尔感到恼怒起来，“你怎么不明白道理呢，除了为你自己考虑，这还是你给大家帮个大忙的好机会。如果你没有入场券，就没法参加寡妇的聚会，如果你钱包空空，就买不起入场券。到吉布森码头去吧，干一天活，为我们大家行个方便。”

“我不想参加那个聚会。”

勒文塔尔感到难以置信，“究竟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说过那是愚蠢的。不过是一场耍把戏的表演。”



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片沉默。然后勒文塔尔说：“你知道他们调来了一位大律师吗？名叫约翰·弗罗斯先生，来自格雷茅斯警察局。他被调来解决克罗斯比·韦尔斯事件。”

老居耸了耸肩。

“咱俩说话的这个时候，他正在进行调查，”勒文塔尔继续说，“搞清楚这个案件是否值得深究。他正在给最高法院的法官打报告。最高法院意味着谋杀案，老居先生。一起谋杀案的审判。”

“我跟谋杀案没关系。”老居说。

“也许没关系——但我们俩都明白，你跟我们大家一样卷入了这场混乱。快点吧！穆迪先生在‘一帆风顺号’船舱里看见了某样东西，你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弄清他究竟看见了什么。”

然而老居不在乎穆迪先生看见了什么，或没有看见什么。“我要等一份诚实的工作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“你可能应该表现出一点忠诚。”

老居听了此话，大怒道：“我没有打破自己的誓言。”

勒文塔尔把手放在工作台上那一堆便士上，将硬币扫入他的围裙口袋。“我指的不是对皇冠会议的那伙人，”他说，“我的意思是对你的老朋友韦尔斯。毕竟我们说的是他的遗孀嘛。他的遗孀、他的遗产，还有对他的记忆。当然，你如何处世，悉听尊便。但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把出席今晚的聚会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老居轻蔑地吐出这几个字。

“为什么？”勒文塔尔说，重新拿起他的排字盘，“为什么要对你的好朋友韦尔斯表示忠诚？我认为你亏欠了那个男人，因为你把他出卖给了弗朗西斯·卡弗。”